

奔跑在街头的“骑手妈妈”

寒冬酷暑，日晒雨淋，相对艰苦的工作条件让骑手职业以“小哥”居多。然而，近年来，骑手工作时间自由、收入可观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女性投身其中，特别是“骑手妈妈”们，温柔又不失力量地绽放在众多“小哥”中间。

工作中，她们骑着小电单车穿梭在城市的街街小巷，将一份份餐食送到食客手中。工作之余，她们忙着接送小孩照顾家庭，更是扛起了生活的重担。

近日，本报记者寻访了几位“骑手妈妈”，让我们一起走近她们，感受这些女性骑手的质朴与坚韧。



▲拼版照片：左图为美团外卖武汉汉口站骑手张雨晴；中图为美团外卖武汉泰南街站骑手沈海燕；右图为美团外卖武汉泰南街站站长张霞。

本报记者伍志尊摄

回，沈海燕穿着工作服送女儿上学，引来众多目光。女儿觉得有些尴尬，便问她为什么要非要穿工作服送她上学，她当时有些语塞，过了一会儿又很认真地告诉女儿，“劳动不分贵贱，我不偷不抢，凭双手挣钱不丢人啊。”

沈海燕说，自那以后，她逐渐释怀了，女儿也对骑手职业有了新的认识，开始主动向同学和老师介绍自己的妈妈。

“跌倒还能站起来”

前几年开公司亏了，卖房卖车还款后还欠几十万的张霞觉得，骑手工作给了她挣钱还债的机会，也让她有了新的目标。

“下面我开始检查仪容仪表。”上午9点，武汉武泰闸外卖站，43岁的站长张霞正召集骑手开早会，测体温、查健康码、宣读送餐纪律和交通安全注意事项，一切按部就班、循序进行。

张霞是2020年10月入职美团外卖的。之前，她在超市打工，每天5点起床，一周休息一天，月薪2600元，因收入微薄且难以应付搬运百斤货物的任务，不得已而离职。

“以前也风光过，前几年开公司亏了，卖房卖车还款后还欠几十万。”张霞说，离开超市后，家庭开支陡然紧张。了解到骑手收入高，张霞便试着在网上投简历，没想到不久就被通知到岗。

因性格开朗随和，张霞与同事们迅速打成一片，在大家帮助下很快上路，没几天，张霞的日送单量就达到二三十单，每天收入最高超过200元。这样的薪水让她干劲十足。

然而，当好一名骑手并不简单，除了熟悉道路、驾技娴熟外，更要能走善跑。由于张霞入职站点周边多是老旧小区，每单几乎都要爬楼，半个月下来，她的膝盖“罢工”了，膝部积液肿胀无法行走，必须回家休养。

在家休养1个多月后，张霞再次回到站点继续跑单，经站点综合考量决定安排她少量送单，重点负责团队管理。“从小到大都是被人管，从来没有管过人。”张霞说，团队管理这项工作对她而言极具挑战。

压力之下，她一边努力学习积极请教，一边耐心与骑手沟通交流，“多为骑手着想，成为他们的贴心老大姐。”张霞说。

张霞的能力得到大家的认可，入职一年后她被提拔为站点副站长，今年3月，又被提拔为站长。

“骑手这份工作给了我挣钱还债的机会，也让我的人生有了新的目标。”张霞说，如今最大的困难就是时间大部分都花在了工作上，少了陪伴孩子的时间。她说再熬上几年，让生活步入正轨，给孩子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。

孩子年龄较小，掌握的词语不多，最常说的是“爸爸妈妈，我想要‘包包’。”“包包”指的便是面包和点心，那是刘卢凤儿子最爱吃的零食。

平静的生活，其实另有隐情。刘卢凤做骑手，起初是为了父亲的医药费。

2021年7月，刘卢凤的父亲不幸患上肝癌，两个家庭的重担压在了刘卢凤和丈夫的肩上。为了更好地补贴家用，她辞去了朝九晚五电话推销员的工作，送起了外卖。

刘卢凤说，每送一单，可以赚3到5元，每月有5000多元收入，时间也相对自由，方便照料生病的父亲。

花费了大量时间和金钱，2022年初，刘卢凤的父亲还是不幸离世。为了和丈夫一起扛起“漏窟窿”的家庭，刘卢凤跑得更多了。

“七八月的桑拿天，为了省钱，小刘舍不得买防晒霜，仅靠一条防晒袖套就防晒。大年初一，我们还在家休息，她就开始工作，吃粉都不舍得加个蛋。”从事多年外卖工作的李建兵，从未见过这么“抠”的女骑手。

爬不完的楼梯房，走不尽的街角，胳膊脸颊晒不完的皮……没有订单时，刘卢凤喜欢把车停在繁华的商业街口，靠着送货小箱眯上一会儿；深夜走在偏远城郊，刘卢凤感到害怕时，她会用力拍拍自己的胸口，大声哼着带有方言的小曲为自己壮胆……从少女变母亲，在丈夫涂海平的眼里，刘卢凤仿佛一夜步入“中年”。

“我们刚认识时，她是一个有点小浪漫的姑娘，喜欢看电影、逛街。”涂海平至今还记得2019年他们一起在街边吃冰激凌的场景，奶油中水果的香味至今还在脑海萦绕。

刘卢凤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攒够首付的钱，在市区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，让孩子可以在市里接受教育。

在刘卢凤缺少家具、略显空荡的家中，孩子不多的玩具让房间里多了不少色彩，一个即将拼好的蓝色积木小洋房，摆在客厅的桌上格外耀眼。

外卖箱里妈妈的梦想

平静的生活，实则暗流涌动。为了和丈夫一起扛起“漏窟窿”的家庭，刘卢凤跑得更多了。她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攒够首付的钱，在市区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，让孩子可以在市里接受教育。

本报记者胡晨欢、姚子云、贾伊宁

22岁刘卢凤的家，是一栋位于江西吉安市青原区城郊村的普通平房。屋子里，没有化妆品，没有首饰盒，也没有高跟鞋。

凌晨1点，红色灯笼在橘色路灯映照下，将青原区天王镇国道两旁染红。拐进羊肠小道，车头白色的光束在不到1米宽的路面上摇晃。黑漆漆的村庄，刘卢凤的身影宛若流星。

5月6日晚，由于订单较少，刘卢凤放弃了工作到凌晨3点的计划，“早早”收工回家。她是一名“00后”外卖骑手，也是两岁孩子的母亲和两个孩子的姐姐。

“其实我们送餐，不怕热，不怕冷，就怕没人点外卖。”刘卢凤手机送餐App上显示，她是68人外卖骑手组中唯一一名女性，4月送单排行榜第六名。

扎起马尾小辫，戴上口罩和黑框眼镜，顶着黄色安全帽，一双蓝色手套——上面印有一只憨态可掬的小熊……刘卢凤出工取餐，由于身材健硕，她常常被认作“帅哥”。对此，她会配合地压低嗓音，说一声“谢谢老板”。

“根据订单数量，可以判断哪家店味道更好，也能第一时间获取商家优惠信息。我就常常能以便宜的价格，给儿子买‘包包’。”

这两年，客运市场行情不好，丈夫的收入从过去每月2万多元骤降至数千元，还完3600元房贷和2400元车贷后所剩无几。而女儿上学、儿子结婚、自己购买保险，样样都要花钱，沈海燕决定找点事做。经人介绍，她来到武汉武泰闸外卖站，成为一名女骑手。

“送餐看着简单，其实很辛苦的。”沈海燕说，夏日酷暑，跑一阵就满身大汗；冬季严寒，骑车一会儿就手脚麻木。

沈海燕说，记得刚入职时正好遇到连日暴雨，由于经验不足，手机未装进防水袋中导致进水失灵，因而无法联系客户，她只能拿着外卖在小区里边走边问，在雨中足足淋了半个多小时才把外卖送到客户手中。

当骑手虽辛苦，沈海燕却觉得自己因此不再与社会脱节，也找到了久违的存在感和获得感。

“今天运气好，这位顾客下了5单，我一趟挣了五趟的钱。”上午11点，骑手沈海燕驾驶电瓶车高兴地离开武汉市郁馨花园小区，送这趟外卖，她挣了20多元钱。

今年44岁的沈海燕是两个孩子的妈妈，儿子今年25岁，女儿10岁。2021年7月当骑手前，她每天过着家里、学校、菜市场三点一线的家庭主妇生活，除了做饭、洗衣，就是接送孩子。一家收入全靠开长途汽车的丈夫。

“凭双手挣钱不丢人”

跑单。 “为了孩子，我一定会坚持下去。”张雨晴说，每天最惬意的时刻便是晚上跟孩子们视频讲故事，每每看到孩子们认真听故事的样子，她都感到格外幸福。“父母分开已经给孩子们带来了伤害，作为母亲，只要能多挣点钱，再苦再累也要给孩子们尽可能好的生活。”

“我其实是‘路痴’，东南西北都不分清。”刚当骑手那段时间，因时刻要用手机导航，手机耗电极快，张雨晴每天出门都要备3个充电宝。她花了近一周时间熟悉站点周围的环境，又花了近半个月时间才摸清一些送餐捷径。

道路不熟就多跑一跑、单量不够就再等一等。入职首月，张雨晴硬是跑了1197单、挣了6900多元钱。入职至今，她最高一个月跑了1500多单、挣了12000多元钱。

挣再多的钱，张雨晴也不敢乱花。“凉鞋七块八一双，裤子九块九一条，全身最贵的就是这件工作服，花了四十五块钱。”她说，除去每月700元的房租、500元花销及孩子2000元的生活费，剩下的钱全都拿去还债，去年还了7万元，今年要还10万元，计划4年内把债务全部还清。

长期在外奔波，难免磕磕碰碰，但为了多跑单多挣钱，张雨晴身体受伤也不会多休息。就在今年4月25日，她被人撞伤右腿膝盖，医生诊断可能存在骨裂，嘱咐她休息5天后进行复查，但她休息3天后便忍着疼痛继续出门

还会跟客户要五星好评。”易茂丽开心地说。

“每次下班回家，孩子都会给我拿碗筷，叮嘱我赶紧吃饭。”易茂丽说，大儿子还主动承包了不少家务，虽然工作很辛苦，但孩子的成长让她觉得欣慰。

踏实

黄沙沙个子不高，脸上总是挂着甜甜的笑容。她很爱美，每天上班前，都坚持化一点妆。在大家面前，她总是充满了阳光。

但很少有人知道，2020年底，她曾被查出小脑里有个肿瘤。当听到这个结果时，她感觉世界变得一片空白。

幸运的是，肿瘤是良性的，暂时不用手术。黄沙沙曾经梦想要买一辆车。去年，她跑单之余，用时两个月考了驾照。同年9月，她攒够首付，买了一辆车，实现了这个梦想，“家里3个小孩，有个车要方便很多”。

工作以外的闲暇时光，黄沙沙喜欢开车带家人出去玩。她说，开心生活很重要。

作为配送站的老员工，黄沙沙性格开朗、人缘好，配送站负责人曾有意让她做队长，但被她婉拒了。“我有3个孩子，没有太多时间花在这个工作上面，承担不了其他额外的工作。”她直言。

她告诉记者，为了方便她们这10多位“骑手妈妈”照顾家庭，公司给她们的排班都是固定的，同时也允许她们不用参加每天的例会。有需要传达的内容和通知，队长直接发在微信群里，方便她们及时查看。

贵州天气多变，送单时被淋成“落汤鸡”时有发生。但这份工作却让黄沙沙觉得踏实，“虽然挣的是辛苦钱，但花着踏实”。关于未来，她没有太具体的目标，只希望能够平安度过。

易茂丽则希望，通过自己和丈夫的努力，在县城买一套房，改善家人的生活环境。

雨晴接到一份订单要求把外卖送至某广场出口，但客户实际上在该出口不远处的某酒店。由于环境不熟，她因为找不到酒店引来客户大发脾气，她委屈地坐在广场上大哭，幸好有好心人帮助，她才成功将外卖送达酒店。

“我其实是‘路痴’，东南西北都不分清。”刚当骑手那段时间，因时刻要用手机导航，手机耗电极快，张雨晴每天出门都要备3个充电宝。她花了近一周时间熟悉站点周围的环境，又花了近半个月时间才摸清一些送餐捷径。

道路不熟就多跑一跑、单量不够就再等一等。入职首月，张雨晴硬是跑了1197单、挣了6900多元钱。入职至今，她最高一个月跑了1500多单、挣了12000多元钱。

挣再多的钱，张雨晴也不敢乱花。“凉鞋七块八一双，裤子九块九一条，全身最贵的就是这件工作服，花了四十五块钱。”她说，除去每月700元的房租、500元花销及孩子2000元的生活费，剩下的钱全都拿去还债，去年还了7万元，今年要还10万元，计划4年内把债务全部还清。

长期在外奔波，难免磕磕碰碰，但为了多跑单多挣钱，张雨晴身体受伤也不会多休息。就在今年4月25日，她被人撞伤右腿膝盖，医生诊断可能存在骨裂，嘱咐她休息5天后进行复查，但她休息3天后便忍着疼痛继续出门

“辛苦挣的钱，花着踏实”

“能够兼顾家庭”是大多数“骑手妈妈”选择这份工作的原因，她们说，“生活中酸甜苦辣都有，苦的时候，坚持一下就过来了”。

天，很难顾上家里，易茂丽是家里正常运转的关键。她曾在一家超市做收银员，朝九晚十，每月工资3000元，虽然稳定，但却不能兼顾家庭。

2020年7月，易茂丽碰见了来超市取货的黄沙沙，便向她打听：“女的也能送外卖吗？”在得到肯定答复后，易茂丽辞掉了收银员的工作，和黄沙沙成了同事。

欣慰

送外卖的工作虽然自由，但并不轻松，骑着车风里来雨里去，想要做好并不容易。

尽管在县城生活多年，黄沙沙入职之初，也曾为“不认路”苦恼不已。“有些小角落、老房子很难找，转了好几圈都找不到，爬错楼是常有的事。”她说。

如今，她们都已成为经验丰富的外卖骑手，还摸索出了不少省时妙招。

对“骑手妈妈”而言，孩子始终是最大的牵挂。送外卖虽然可以接送孩子上下学，给孩子做饭，但每逢节假日和周末，往往是她们最忙的时候，“就靠这个时候跑单挣钱了”，很少能陪伴孩子，带孩子出去玩。

易茂丽说，为了弥补缺失的陪伴，每天跑完单，她会尽可能带孩子出去走走。

易茂丽的大儿子在上小学六年级，她有时会带他体验送单，让他知道挣钱的不易。“我带他一起跑单时，他会主动帮忙提东西，

本报记者王自宸

“为了孩子，坚持下去”

除去每月700元的房租、500元花销及孩子2000元的生活费，剩下的钱全都拿去还债，去年还了7万元，今年要还10万元，计划4年内把债务全部还清。

“今天是同伴做的饭，要是自己做，肯定是包菜、土豆，很少有荤腥。”下午3点，武汉汉口站外卖站，刚刚跑完午高峰的32岁女骑手张雨晴打开餐盒，鲜香的莴笋炒肉让她食欲满满。自早上7点左右吃过早饭，她已近8小时粒米未进了，而这也是她一天仅有的一顿饭。

张雨晴这样做，是为了尽可能节约每一分钱。

前几年，张雨晴和丈夫在新疆做生意，因种种原因，生意失败欠下近60万元的债务，夫妻俩也因感情破裂而分居。2021年初，她把两个孩子送回湖北洪湖老家，自己只身来到武汉找工作。看来去，张雨晴决定当一名骑手，她给自己定下每月跑1300单、挣七八千元的目标。

一个月1300单，相当于一天要跑40多单，这对新骑手而言谈何容易。入职第二天，张

本报记者郑明鸿、田德丰

清晨6点半，群山环绕的贵州小城织金刚从黑夜中醒来。在城郊的一栋民房里，黄沙沙叫醒小孩，督促他们洗漱、收拾书包，自己则悄悄化了个淡妆。

29岁的黄沙沙是一名外卖骑手，也是3个小孩的妈妈。大约7点，她骑车到离家约1公里的外卖配送站打卡，随后回家将孩子送到学校后，便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了。

在小城织金，像黄沙沙这样的外卖“骑手妈妈”共有19人。送单之余，她们大都兼顾着要照顾老人、小孩，撑起了家中的半边天。

入行

黄沙沙生于织金县一户农家，很早就离开了校园。

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小餐馆里刷盘子，干了两年，她用赚来的钱给家里置办了一台小彩电，电视机安装好的那一刻，她“感觉很光荣”。

后来，黄沙沙到贵阳学过美容，结婚生子后，夫妻一起去上海打工。她在工地刮过瓷粉、刷过油漆，也进过工厂。黄沙沙说，顶着30多摄氏度的高温给钢管刷油漆的经历最让她难忘，“被晒得简直没有人样”。

转眼间，小孩到了上学的年龄，为了照顾孩子，黄沙沙和丈夫回到老家。她找了一份装修建材销售的工作，丈夫则在贵州省内其他市州务工。

建材销售工作时间并不自由，虽然离家近了，黄沙沙却依然没有太多时间照顾小孩。思来想去，她萌生了去送外卖的想法。

记者采访发现，“能够兼顾家庭”是大多数“骑手妈妈”选择这份工作的原因。今年30岁的易茂丽是两个孩子的母亲，丈夫在工地开挖掘机，在工地一待就是好多